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漫遊計畫：
盒子內、盒子外
— 創作探索、文化體驗、家與國家

Sorry art Dusk, I'm Late

燈箱
不同程度的藍 (like dusk)
熄滅 (黑) 燈亮 (藍) 熄滅 (白)

畫幅小畫
畫著無人的
候車站椅?
(像是彩色利利片
可打保片組合的)

散落在地上的藍

多個粗陋的人型
沒有五官, 底下

美術系三年級 林沛瑤
漫遊期間：2019/08/05 - 2019/08/28
城市：法國巴黎、南特 / 義大利威尼斯

計畫概述

這次出遊的動機和目的有幾個，主要是希望透過藝術及文化踏查，思考自身創作定位及方向。會希望能去法國壯遊，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相當受到法國創作者的某種共通特質吸引。同時我也好奇在全球化的當今，台灣與他者的具體差異到底為何？在西方論述主導的藝壇，不同環境造就了哪些不一樣的創作特質和取向？

由於在台灣都只能隔空接收這些思想的薰陶，我安排去法國和威尼斯雙年展，看看當地的作品以及整體的藝術文化氛圍，除了拓展視野跟觀看方式，也有一種確認跟對照研究的意圖。而旅程最後幾天的衝擊，也以風暴般的姿態，將這趟旅程撞入我的生命。

執行後檢討與反思

這次體驗學習的計畫，我本來規劃了兩個部分，分別是地上的盒子——白盒子與黑盒子空間，也就是展覽空間；以及地下的盒子——墓園與墓葬文化——的考察研究。但實際到了當地後，一部份是因為對我來說，多看看當期的展覽才是我首要的關心及當務之急；一部份則是我發現，我這樣一個沒有太多背景知識的人，是問不出什麼好問題的。因此一些空泛的、自己查資料也能找到答案的問題，就是我的腦袋想出的所有問題了。我必須承認自己沒有更努力地做好事前準備功課，但同時也是因為我逐漸發現我真正的興趣不在這，反而是想多了解臺灣自己的墓園。在歐洲參觀的墓園，規劃良好又祥和優美（南特的那個稍微平凡一些），或許是在台灣習慣了層出不窮的怪誕和雜亂無序，看多了這樣一以貫之的、充滿秩序的「美」的城市景觀，我反而懷念起台灣的「醜」，或該說是多重文化在經過程度不一的咀嚼後，產出的消化有點不良的樣子，但那很年輕、很有趣，雖然有時候也有點討厭。

於是在旅程中途，我便暗自決定更改計畫的主軸；先將主軸專注在藝術文化觀察上，一邊蒐集旅途中的所見所聞，最終卻也真的有點線索了：他鄉與家鄉，永恆不變的命題——異鄉人、移民、旅人。我於是想著：盒子、盒子，這次出遊我遇見了好多框架，框架之內的人，框架之外的事。國家作為一個框架，有多少人按照框架走著，有多少人被迫遊走在外？又有多少人刻意叛逃框架之外？美術館是盒子、博物館是盒子，國家也是盒子。如何打開盒子？在盒子的裡和外，何以為家、何處為家？沿著這樣的線索，編織出我這次旅行的記錄以及收穫。

8/6 (二)

歷經幾乎一整天的兩趟航程及轉機等待，我終於抵達了巴黎。下了飛機剛開始我蠻有壓力，行李抓得緊緊的，努力繃緊在長程飛機上沒睡好的精神。一路上甚為平靜安詳，到了 Belleville 站，我拉著行李尋找著 Chloé 寄放鑰匙的咖啡店，並在那裡點了一杯 Espresso，站在吧台旁喝，為這間咖啡店以及 Chloé 細心附上的紙條跟畫了花的信封拍照。

Chloé 的家出乎我意料的整潔，而且極有個人品味，感覺像極了設計師的 studio。休息了約兩小時我就出門去了。先去市政府的遊客中心拿了旅遊資訊，在塞納河畔買了一張 1920 年印製的明信片，再前往畢卡索美術館。

8/7 (三)

今天先去了歐洲攝影藝術館，當期展覽是美國攝影師 Henry Wessel 的攝影展，以及相呼應的 Film Noir 館藏照片選展。很喜歡這個地方，展覽精緻不過分龐雜，看來輕鬆且開心。攝影書跟紀念品店在展覽入口的前一層樓，我應該是那段時間在那裡晃悠最久的人，

終於離開這邊後，我在路邊的長椅上吃昨天在超市買的麵包跟起司當作晚餐，之後去了龐畢度中心。晚上去 La Villette 公園看了一場露天電影，太陽下山之後好冷。回來累得卸完妝、吃完泡麵就立刻睡了。

8/8 (四)

今日中午我去了巴士底廣場的市集，那邊有不少手工細緻的作品，像是蕾絲衣著、手工皮革筆記本、藤編包包，也有價位偏高但很有質感的皮革包包，大部分是果菜市場。在前往中世紀博物館的路上，偶遇了一間教堂，我不禁讚嘆教堂是如何營造出一種精緻、崇敬而高尚的氛圍，極度安靜，偏黃的光線微微發散著。

中世紀博物館的展覽小巧精緻，以五種感官 ("Cinq Sens/ Five Senses) 為展覽主題，主打展品為一系列六幅的大型鉤織掛毯《The Lady and the Unicorn》，分別為五感「視聽觸味嗅」和最後一幅神秘的〈To My Only Desire〉。我一直很喜歡中世紀的東西，相較起文藝復興之後到印象派之前。或許是一種真誠的、細心的樸拙吸引著我。

8/9 (五)

今天第一個去的地方是凱布朗利博物館，事前我並不知道它的主要展覽是人類歷史文物，一大部分是衝著一個關於台灣紙紮文化的展覽正在展出，由新興紙糊文化、藝術家張徐展一家與高雄市立美術館主要策劃。我很開心能在巴黎看到台灣的東西，尤其是聽到台灣口音的中文還有閩南話。

下午特地選了四點半才去羅浮宮，以為接近晚上會比較少人，但仍然人滿為患。幾幅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繪畫十分吸引我：像是 Giovanni Paolo PANINI 的一幅為皇家婚禮所繪製的音樂慶典繪畫。此圖的空間感十分有趣：在一個透視感很強烈的圓頂劇院空間，滿堂的觀眾盯著正中間的舞台，而舞台的造景（或壁畫）又是一個圓頂的教堂空間，在畫面裡兩次地製造空間錯覺。最後我在疲憊不堪及閉館時間將近（晚上九點半）之下，離開了羅浮宮返回住處。



巴

黎

p

aris

8/10(六)

由於前幾天每天都安排很紮實的看展行程，我下飛機以來的腰椎疼痛遲遲未好，到了第五天我終於受不了了，決定前往位於巴黎郊區的楓丹白露宮。它有著非常愜意宜人的庭院及湖水，在宮殿內看完那些奢華的擺設裝潢後，我買了一杯咖啡躺在湖邊的樹蔭下休息。準備搭火車回巴黎市中心時，剛剛在搭公車時先我一步詢問司機的女生，突然用英文問我：請問你從哪裡來，你是韓國人嗎？我說不是，我是台灣人。然後她瞬間用中文興奮的說：我也是！原來我背著的《灼人秘密》電影帆布包讓她認出了我。上車之後聊了一下各自的旅程，她跟我出發的時間跟回去的時間一模一樣，簡直奇蹟。她叫作旭寧，是一個看起來自信優雅的姊姊。

下火車後我們分別，我前往法國電影園但到了才發現它八月休館；我於是決定再去龐畢度中心，旭寧提早我一些去，我們沒再碰面；這次先從後現代及當代館藏那樓看起，並先看了幾件錄像作品，有幾件我很喜歡。

前幾天突然得知 Chloé 的朋友 Garie(晚上才知道其實真名是 Marie) 今天要來 Chloé 家借住幾晚。本來對她一無所知，見到本人時發現她比想像中嬌小許多，話很多，才第一次見面就能霹靂啪啦地跟我聊天。

8/11(日)

今天由於 Marie 的緣故，把行程稍微放鬆了一點，也是巧合，本來昨天就要去蒙馬特區，臨時更改計劃，於是今天跟她一起去。早上九點多我就先出發去聖心堂，等參觀完後再跟她會合。Marie 找了一間價位尚可又不錯的餐廳，也是我來法國以來第一份稍微高檔的一餐。接下來她帶我去逛一家便宜的古著店，並再去了咖啡廳坐坐。她二十六歲，很為人著想也很熱情，跟她聊了一些關於對法國、巴黎、韓國、台灣的想法，她對刺青的想法也很有趣，讓我不禁莞爾。晚上她為我做了晚餐，是打了蛋黃的義大利麵，我開了我前幾天在超市買的啤酒，能在巴黎認識她真是個驚喜。

8/12(一)

今天一大早我搭車前往南特。前往南特的車站有點距離，且月台不好找，我有點驚險地趕上了車。抵達之後出了車站，馬上就看到了《Le Voyage à Nantes (在南特的旅程)》官網上的提及的綠色線。只要跟著地上的綠線走，沿路就可以看到許多藝術作品或當地的重要文化地標。在南特的第一天讓我覺得十分寒冷，一下起雨來我就冷得發抖。在機械島大象的旁邊我看到了一個我十分喜歡的、很年輕的展，主要是動力機械與聲音互動裝置，有會動的監視器、手槍、長長的電線、切割書本的鋸片。藝術家的名字是 Malachi Farrell。這個空間叫做 Blockhaus DY.10，原本是 1943 年德軍在南特建造的一個防空洞，在廢棄好幾年之後，1995 年被學藝術和建築的學生們佔領，成為一個藝術的實驗場所。在南特看到的作品之中，我感受到了年輕的氣息，一股青澀、未必盡善盡美但躍動中的生命力，在這樣的策展中能夠看到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鼓舞。

8/13(二)

今天一早先去此行的重點 — 布列塔尼公爵城堡的南特搖滾音樂展 — 參觀，但我誤以為特展跟館藏展在同一棟，所以先看完了關於南特歷史的館藏展。來南特的第二天太陽大大地放晴，羅亞爾河呈現深而清澈的藍色，十分宜人；搖滾音樂展讓我非常興奮，聽到喜歡的歌時我不禁想搖擺身體，玩心濃厚且風格強烈的專輯封面讓人想一張一張翻閱。南特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烈的城市，Marie 這樣說。相對巴黎在二戰時幾乎毫髮無傷，南特在二戰期間被納粹佔領成立維琪政權，並被轟炸地滿目瘡痍。在歷史上也曾有好長一段時間不隸屬於法蘭西王國，在政經上相對獨立。南特擁有許多現代的建築，比起巴黎規劃良好的奧斯曼式建築，更去中心化、凌亂不羈而狂野。當地的搖滾音樂文化也在這樣的氛圍之下誕生。

威尼斯



8/14(三)-8/19(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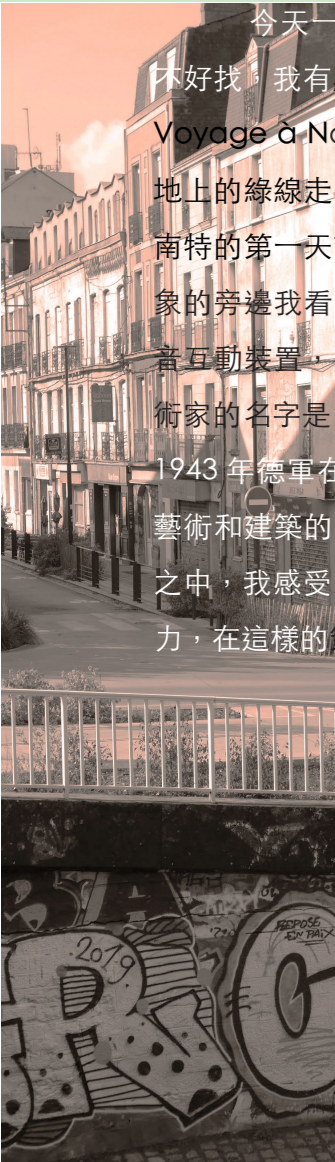
在義大利的我不再是單獨旅行，友人 A 在德國當交換學生，和我相約一起去威尼斯。由於一個學期沒見，前兩天的旅程中我們不斷分享近況，算是順遂而快樂；然而到了第三天左右，由於每天大量步行的疲憊，開始有一些小小的爭執或緊張。我因此開始思考單獨旅行與結伴同行的差異，以及自己個性的缺點：時常習慣單獨行動的我，或許在意完成自己的目標甚於他人的陪伴，也比較不拿手如何經營共同旅行的氣氛，一旦疲憊就容易放空不吭聲。但老實說我覺得我已盡力去維繫一趟愉快的旅程，我想她也是，但我們個性和價值觀的差異或許讓這件事變得比較困難。事後跟別的朋友提及，個性及步調相投的旅伴真的很重要，願意適度的妥協則是結伴出遊必須的。

這趟義大利之行我採取的交通方式是火車：先從巴黎搭高鐵到米蘭，再轉義大利當地的火車到威尼斯，一趟的車程就要十個小時左右，來回加起來是一天的時間。為什麼選擇搭火車呢？起因是我本來想搭乘臥鋪火車，體驗一下在火車上過夜的時光，但後來一直找不到巴黎往義大利的臥鋪火車資訊（只有找到往其他地點的），於是就選擇了白天的普通火車。雖然火車票通常比機票還貴（這讓我覺得很意外），但我不後悔搭火車，因為沿路所經的風景實在太美了，去程是由巴黎直達米蘭再轉搭到威尼斯，回程則是從米蘭搭往瑞士再轉往巴黎（當然，之後再來歐洲的話我可能會選擇搭飛機）。並且我在火車上也有一次小小的緣分，稍後再提。

這次會去威尼斯的主因是為了第 58 屆藝術雙年展《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短短四天的行程，我們就安排了兩天逛展覽。我們住在義大利本島的青年旅館，住宿費比威尼斯本島便宜一些，所以每天早上都要在火車站附近搭公車前往本島，再視行程轉搭水上巴士。威尼斯的觀光客極多，但參觀雙年展的人數出乎意料的不多，因此參觀起來非常舒適。第一天我們將 Arsenale 園區看完；第二天一大早先搭船去墓園島 San Michele，再搭船到 Giardini 綠園城堡展區看雙年展；第三天我們搭船去兩個熱門的小島：玻璃島 Murano 跟蕾絲島 Burano，再回到本島看雙年展台灣館及總督宮還有其他兩個博物館，晚上特地去了一家聽說很好吃的可麗餅店但沒開；第四天我們稍微放鬆了行程，去了佩薩羅宮 — 一座現代美術館 — 並在路上偶遇了一間很棒的藝術漫畫書店，我買了兩本書。當天下午四點我們搭車前往米蘭與正在環義大利的兩位同學會合，一起在米蘭度過一晚，還上演了差點進不了門的驚魂記。隔天我則在參觀完米蘭大教堂後就啟程返回巴黎了。

在回巴黎的火車上遇到了一個年輕男子。他似乎趕著跑上火車，氣喘吁吁地在我對面坐下，還講了幾句話。我抬頭確認他是在跟我講話還是在自言自語，他跟我笑笑表示抱歉。過了幾站後有對情侶上車，問他是否願意換位置，於是他就坐到我旁邊的位置。因為他有點帥又很年輕，我有點不太自在。他很熱心，總會主動開口幫助剛上車的旅客，也幫我把掉下去的變壓器接回去，看我把垃圾收進包包還主動幫我打開垃圾桶的蓋子。後來那對情侶下車，他又坐回原本的位置。原本充電插座有點問題，兩側的都沒有電，後來他那邊的有電了，他便問我這邊有沒有電，仍然沒有，他便提議讓我先充他那邊的。後來我畫起畫，他看起書，我偷偷看了他的書像是數學題目，並猶豫著要不要跟他聊天。後來快下車時我跟他說我的手機充飽了，並問他是去工作還是旅行？他說是旅行，於是也問我從哪裡來，去了哪裡？於是我們聊了起來，我告訴他我讀藝術，並且去了威尼斯雙年展。他便開始告訴我米蘭是義大利當代藝術的重鎮，有很多展覽在那裡，似乎他也看展覽。聊了一些關於藝術或成為藝術家的話題，也聊了義大利和臺灣（和中國的關係）。他寫下了一些義大利的藝術學校在他的便條紙上，我跟他要了那張紙。我們都沒有問對方的名字，我想這樣的緣分剛剛好，若真能再見就是真的有緣了。很高興認識你，再見，我們說。

南特 < venezio nantes



8/20(二)

這天早上我先去了巴黎凱旋門，我沒有排隊買票搭電梯上去，只在平地參觀。看完之後我沿著香榭麗舍大道，一路走到網球場現代美術館。上次跟 Marie 出去的時候，她跟我稍微介紹了一下奧斯曼式建築及那次都市規劃，並提到香榭麗舍大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之一。這條路上充滿了名牌，時尚及快時尚品牌、精品店、彩妝保養品牌、電影院、高級餐廳，有很多的觀光團客；於此同時，如複製品般的紀念品小商店不斷重複出現，裡頭賣著千篇一律的、全球化後的「巴黎」明信片跟紀念品，幾乎難以辨別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連那個小屋子都像同一廠商出貨的。我沿路經過正在閉館整修的巴黎大皇宮，在外頭看見許多被紗網包裹起來的大理石雕像。

8/21(三)

龐畢度藝術中心外的賣詩的男人 Julio，他在我看了幾乎整天的展（約八小時吧）要離開龐畢度時，跟我打了招呼，問我帆布包上的圖案是什麼（灼人秘密的帆布包幫我帶來了兩次緣分，雖然背它肩膀很痛但很感謝它）。他非常誠懇，先問我要不要聽他用西班牙語念一首他寫的詩？最後我選擇順應緣分地答應了。他唸完之後開始介紹他用廢棄物做書，像是披薩紙盒之類的，我便跟他聊了起來，聊我其實正在就讀美術系，聊起同學用廢棄物做作品等等。他偶爾繼續跟我介紹他的詩作，偶爾跟我聊天，甚至還邀約我要不要跟他還有另外兩個中國女孩一起試著做影片。

8/22(四)

在旅程的最後三分之一，Chloé 終於回來巴黎了，帶著她的妹妹 Amélie 一起。第一週我預期自己是如此孤單，然而卻意外遇見了 Marie。從義大利回來時開心地以為 Marie 會在巴黎，而 Chloé 會很快就到，但卻在期待之後落空，Marie 回她的老家了，Chloé 延遲了回來巴黎的時間。但今天天氣很好，我去附近的郵局寄了明信片，再去附近的公園走了走，遇到一隻黑貓兩次。中午她們來了，還做了一頓飯給我吃，心情極好。

今天跟兩姐妹去東京宮看一個展，英文展名叫《City Prince/sses》，之前看官網上的介紹及主視覺不太受吸引，本來不打算去了，但 Chloé 跟我說她的朋友告訴她這個展很棒。事實上它真的很不錯，是一個年輕的展，不是那麼成熟卻也更加有活力，不自我沈溺反而用力地將自己推向世界，看完覺得有被鼓舞的感覺，跟昨天賣詩的男人一樣。



回到巴黎

back

to paris



8/23(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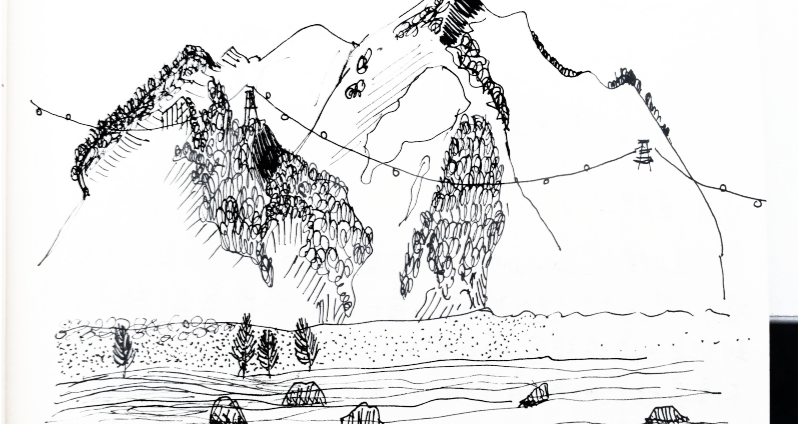
前一天晚上 Chloé 突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說今天晚上有驚喜要給我，中午我再次問她，原來是之前在台灣時我詢問過她的塞納河搖滾音樂祭，他們家臨時多了一張贈票，決定把票給我讓我去。她們的母親 Françoise 中午來了，我簡單跟她打招呼聊聊天後，便先單獨前往 Louis Vuitton 藝術機構，晚上再去表演場地跟她們會合。然而我在凱旋門附近尋找轉車的公車站時，一個女人走上前來請我簽名連署幫助耳聾的孩子。那個女人的樣子讓我起疑心，但我還是先半信半疑地簽了。簽到後來她要我填寫捐款金額，我心裡知道這八成不是真的要捐給孩子的，但我對這女人的憐憫心，讓我即使在沒有零錢可以給她的狀態下仍給了她錢（並相信了她真的會找我錢）。沒想到她將我的五十歐元大鈔塞進胸口，並在我填寫的五歐數字後面加了一個零。我卯起來和她爭吵，並抓住她的手臂，將另一隻手直往她的胸口伸。她先是假裝我在騷擾她，後來發現我不會善罷甘休，怕引人注目只好把錢還給我，並且也用很兇的語氣說「我們就一起去找錢！」，一邊指著旁邊的紀念品小店。很多人聽我談起這件事都覺得我為什麼還要去買一張明信片，真的換了五歐元給她，說實在的，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是因為我自以為慷慨濟世能改變這世界一些什麼，還是我只是不想再和她有所爭執趕快脫身？

從這一天開始，突然間巴黎的深淵開始朝我展開。看完展覽後，在地鐵站的月台居然看到奇怪的恐怖情景：一名女子的上衣被脫掉，一名男子死命地抓住她，並朝車裡車外的人大聲嚷著，彷彿在要求幫助；或許不只一名男子。他們從車上下到月台，又再回到車上。我一上車的時候那男人朝我這邊大喊，我立刻又下了車，等待下一班地鐵。出了地鐵站後，又不小心走錯了入口，好不容易進去了音樂祭場地，卻聯絡不上 Chloé；人多得讓我心慌，今天一連發生的兩件事情讓我突然感到很無助不安、很想家。

終於跟她們會合後，我開始逐漸放鬆。Chloé 一邊織著毛線一邊聽音樂。Amélie 怕我在移動時走丟，很照顧我。Françoise 請我喝了一杯啤酒。聽到了 Eels 以及眾人期待的 The Cure。如同今年五月跟 Chloé 一起去的 The Jesus and Mary Chain 台北演唱會，他們雖然已經是阿公的年紀了，卻還是一樣具有狂野的生命力，主唱的聲音一點都沒變。他們的表演特別長，快要兩個小時，足足是其他表演者的兩倍，彷彿是他們自己的表演一樣。回去時我在地鐵上累得睡著了。

8/25(日)

今天的開始極為不順利：我再度造訪了巴士底市集，想去那家皮革筆記本店，買禮物給爸爸、妹妹跟自己，我喜歡那個老闆；而我卻在市集的前端被人騙了錢。他是一個眼睛紅紅的黑人男子，穿著灰色的襯衫，看起來很誠懇，我真沒料到他會對我下手。我買了一副五歐元的耳環給妹妹，給他五十元鈔票，他先找了我五歐元後在旁邊作勢翻找了一下，我以為他在找四十歐給我，但就沒有後來了。我詢問他，他居然說我剛剛給他的是十歐元（10 歐元跟 50 歐元都是橘色的鈔票）。幸好皮革筆記本攤位的老闆 Daniel 還有隔壁肥皂攤老闆幫了我，等了很久警察終於來了，我也順利拿回四十歐元。下午去了位於巴黎郊區的 MAC/VAL 美術館，裡頭的展品我相當喜歡。回程在地鐵轉車時，我被地鐵警察罰款了五十歐元，因為我沒攜帶地鐵週票辦理時附帶的證件。為了這五十歐元我真是奮戰了好幾回啊。



8/24(六)

今天早上本來延續著昨晚愉悅的氣氛，直到中午 Chloé 接到電話說家裡的車子被砸了，還被砸破了三面窗戶。沒有人預期到會有這樣的事，氣氛突然變得緊張凝重，而今天還是我跟 Chloé 道別的日子，他們預定今天離開巴黎。我本來想要中午就出門的，但他們一直忙進忙出的，我又想好好地跟 Chloé 道別，畢竟不知道何時才能再見了。於是我也手足無措地在公寓裡等著。後來有人來幫他們處理車子，我等到下午兩點左右，才終於跟 Chloé 提出想跟她合照留念的請求，她也笑著配合我，我們在屋頂上合照。

我收拾好東西後，下樓走到車子邊跟大家告別，我希望能跟 Amélie 更好的道別的。Chloé 陪我走到路口，我突然有點想哭，她叫我別哭。我們擁抱，然後道別，真的道別了。我先去了蒙帕納斯基園。入口一進去就有位置圖，標示了文化或歷史名人墓碑的位置。意外看到安妮華達的墓，已經和丈夫德米合葬在一起了。心裡真的為之一震：一個傳奇、一個作為人和藝術家都值得高度敬佩的女人、一個偉大的電影導演。我在墓前默想著跟她說的話，總歸一句話是：謝謝。

之後去了 Foundation Cartier，意外看到華達的作品，是一個為她的貓哀悼的小屋子。

再

見

for

well

8/26(一)

今天是旅程的最後一天，明天早上就要出發去機場了。我跟 Marie 約了今天吃晚餐，她問我要不要加入她一起去運河游泳，她說很多巴黎人都這樣。因為她可以借我泳衣，我便欣然答應了。早上我先去了盧森堡公園，巴黎美術學院就在這附近，但正在整修，我只在外面拍了幾張照；附近有好幾間藝廊，但幾乎都在八月休息。早上吃了兩個麵包，沒再吃午餐；由於還有一些時間，我便前往拉雪茲神父公墓。看到了一座像流了兩道眼淚的墓碑。在這之後去了 Chloé 推薦的書店“Le Monte en L'air”，有很多藝術、攝影的書，還有很多藝術家的小誌。我買了一份很精緻的報紙。很喜歡這間店。之後跟 Marie 一起吃她做的晚餐，喝了兩瓶啤酒，游泳完還一起去看了昆丁塔倫提諾的《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看完太晚了怕趕不上地鐵，就在 Marie 家過夜。

晚上睡前，我告訴她：如果你去日本或韓國，你要跟我說喔，或許我可以去找你。她說，是啊，我們可以在那裡碰面。

8/27(二)

睡了五個小時左右，我又起床了，準備回 Chloé 的公寓收拾行李。我在離開前輕輕叫醒 Marie，抱了抱她，正要自己走出門的時候，她爬起來說不該讓我自己出去，我有點感動。她送我到門口，突然間我忘記我該跟她說些什麼。她說很高興在這裡認識我，我說我也是，再見，希望很快再見！我轉身踏出大門，她又補了一句：“Take care. “我說，你也是喔。再見，再見。好捨不得這些人。

行李收拾得差不多時，我想下樓倒個垃圾，只帶了垃圾跟鑰匙出門。沒想到回來居然開不了門，之前從沒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有一位好心的女子願意幫我試試，但她也打不開。建議我試試看去找一個男人幫忙。我聽從她的建議，第二個被我攔下的男子答應幫忙，他如此輕而易舉地打開了門，讓我不禁懷疑自己剛剛是真的打不開嗎？我連聲跟他道謝，進去拉了行李出來後也跟那名女子道謝，便趕去搭飛機了。終於搭上飛機後，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雖然喜愛這裡的好多人事物，但我真的想家了。

相 片 集





我喜歡休息中的旋轉木馬，
勝過跑動中的；
法國很多這樣的旋轉木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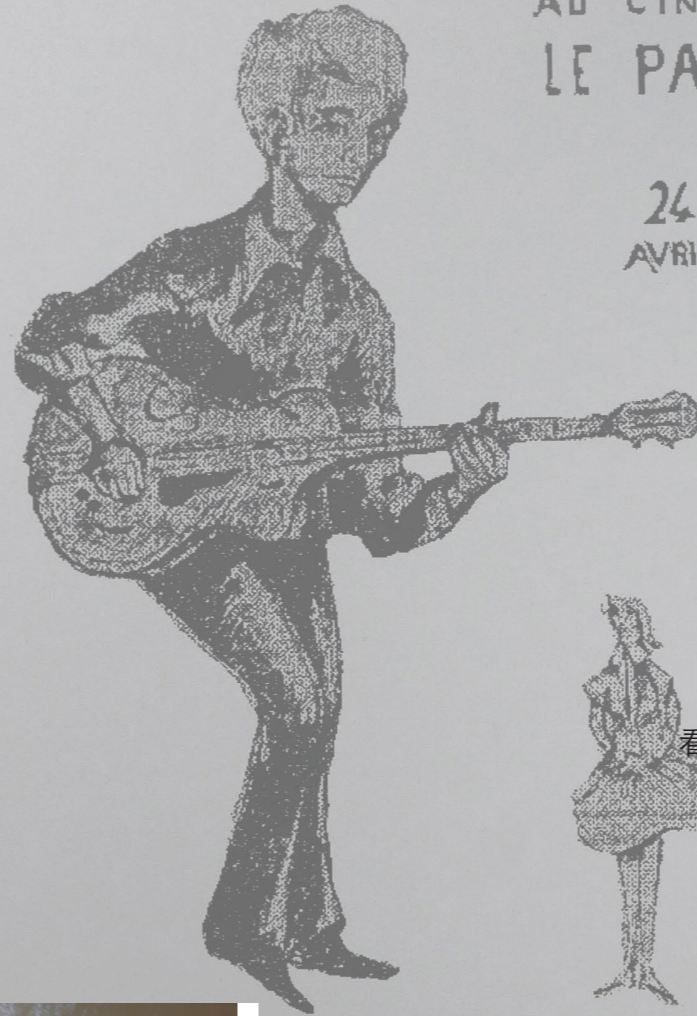
在南特機械島的設計得很精緻特別。但我喜歡這座
落在巴黎街頭的，透過半透明的塑膠布看它，
看它的沉靜和疲憊。

The Panthers (USA)
before 1963

FESTIVAL DE GUITARES 1963

AU CINEMA
LE PARIS

24
AVRIL



看著巴黎整齊典雅的建築和街道，我總是在
尋找著一些破格的，
或說是露出破綻 / 真相的東西。

繁華熱鬧的街區、
觀光客聚集的街區、
有錢人居住的街區、
窮人居住的街區。

這樣的典雅，是需要大量的
能量維持的。

我喜歡被包裹住的雕像們。

這是我喜歡巴黎的部分：活力、不吝
嗇展現自己，總有些游擊式的微小聲音奮力而真摯地唱著自己的名字，
儘管破爛而不成熟。
我希望自己也能變成這樣。



今年在北藝大認識了 Chloé，在台灣的
她比較安靜，在法國的她把我當小妹妹
一樣照顧，還認識了她的妹妹 Amélie。
我很開心她喜歡我做的陶器跟我送她的
耳環。她們在清掃被 Chloé 當作陽台的
屋頂，那天早上起來她們一起在屋頂上抽
菸。

她的公寓精心地擺滿了她搜集的物件，
很有人的味道，我很喜歡。

離開的那天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在這裡住
了好久了。



巴黎最初讓我放鬆了警戒，
而旅程的最後幾天，假期結束
了，卻開始讓我感受到壓迫感。
正如這個城市的自由、躁動、
活躍與力量，
就像那些隨處可見的塗鴉
和撕破的海報，
同時發生的是憤怒、不滿、
不安、和隱藏的暴力。



在參觀這些墓園的同時，我偶爾想著：該挑選哪幾張作為最後呈現的照片呢？而當我看見它，幾乎是當下就決定了：彷彿乾涸的淚痕，卻比其他的墓碑更令人感到溫暖。

我是如此為時間的痕跡所著迷。



旅程的倒數第二天，我被人騙錢了。我跟賣手工皮革筆記本的老闆 Daniel 訴苦，他跟隔壁攤老闆立刻幫助我打給警察，並讓我坐在他的廂型車車廂裡等。他說別人說他像嬉皮，但他是海盜，鸚鵡是海盜的象徵。



我並沒有期待在這邊見到她，然而她已經在這裡了：安妮華達，和她摯愛的丈夫賈克德米。第一次看她的電影時她還在世，今年三月她走了，留下好多東西，還是一樣溫暖，謝謝。



她是 Chloé 的朋友 Marie，大我五歲，卻很嬌小。剛認識她的隔一天她帶我逛蒙馬特區，她對人很熱心，話很多，去南特前給我很多在南特應該去的地點建議，回來之後才知道她其實討厭南特。她煮了兩次晚餐給我吃。旅程最後一天她約我去運河裡游泳，我去了才知道原來她也是第一次去。游完泳後我們一起去看了場電影，是法文字幕版的《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一大清早從 Marie 的公寓出門，搭地鐵回 Chloé 的公寓收拾行李趕飛機。此刻我對巴黎的感受是複雜的，也帶著回顧式的懷念：雖然在最後的幾天，幾乎看見了巴黎的深淵，然而我依然能看見如這天的晨曦同樣美麗的東西，以及更多真實的東西。

體驗心得



前言

在出發的前一週靜下心來思考自己出發的目的，坦白說，跟學期中準備提案時的心情是不一樣的。雖然目標不變，隨著出遊的日子愈來愈近，我除了愈發注意一些行程上的瑣事（其實也是必要的）也愈發擔憂自己的體驗成果不如預期。法國是我一直想去的國家，也的確非常想去歐洲看一看，我雖然心裡確定這件事，但我卻不由得懷疑自己的想望，到底受了哪些價值觀影響。在藝術的世界裡，似乎不斷地追著西方的遊戲規則跑，一方面喜愛一些他們的作品，欽羨他們的藝術產業鏈之健全，另一方面我似乎還不夠了解台灣，不夠格一邊說著「台灣不夠好！」一邊單方面地瞻仰西方價值；然而差距的確是有的，但我看不看得到呢？到底該如何去到他方，成為「自己」而不成為「他人」呢？

對我來說，只活在一個世界總是不滿足的。這也是創作之於我的意義：去創造出第二、第三個，與我有限的生命不同的世界。這讓我感到安慰，在我為了「我在這裡，卻不在那裡」而嘆息時。這也是我喜歡旅行的原因。即將升上大四的我，看著身旁的同學，陸續有了較為熟練或精準的創作技術及語言，我卻仍在到處摸索；有許多話想說，做成作品卻總是說得不好。我想，希望壯遊後的自己煥然一新純粹是不切實際的期待，但我仍然希望我在這趟旅程中，多看出一些什麼，除了不同國家創作者之間的差異，以及閱聽人的差異、文化政策上的差異，再來看看現在的自己應該如何踏出下一步。在真正到達當地之前，實在難以想像差異是大是小。

等出發後再來審視這段話，應該會蠻有意思的吧！

（一）巴黎 — 南特 — 威尼斯； 如何「喜歡」一座城市？

這次一共拜訪了三個城市：最主要是巴黎，我在那待了兩週；在南特待了兩天，威尼斯則待了五天左右。我會選擇拜訪南特，除了因為搖滾音樂特展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 — 安妮華達的電影《南特傑克》，在丈夫傑克德米去世前後，華達以她的理解，拍攝了她不曾參與過的、德米在南特的童年及青春。去年春天的時候第一次看了華達的電影，是她與藝術家 JR 合作的《最酷的旅伴》，從此著迷於她充滿溫柔的雙眼看出去的世界。為什麼想來南特？Marie 曾好奇地問我這個問題，在南特有一個男人也曾問過我。我想我基本上是個願意嘗試及願意接受失望的人，所以不需要特別強烈的理由，一個起心動念就可以做出決定；被這樣認真地問了這個問題，反而有點不容易回答。

南特是一個海港城市，十五世紀時南特已成為布列塔尼公國真正的首府，並曾在國際貿易舞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至 1532 年才被法蘭西王國併吞。其黑奴販賣生意於十八世紀達到頂峰，為城市建設提供了巨大的財富。在每日紀要也提到過，南特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烈的城市。在政經上相對獨立的南特，擁有許多現代的建築，相對巴黎，對我來說更熟悉、更有親切感、也更少異國風情的浪漫，多了點真實感。很多建築讓我感到驚艷，各有其特色卻仍保有和諧及韻律，有著地下游擊式的活躍。

在巴黎的很多時候都有不太真實的感覺。隨處可見的咖啡廳，彷彿這城市每個人都在享受咖啡、啤酒和陽光；時尚名牌店、城堡和宮殿、如古城般的石砌街道。但這只是很表面的巴黎。我想我居住的區域，相對起來是比較完整而真實的巴黎，觀光客少了，有人為了生活煩惱著，有人憤怒而不安。第一週的巴黎令我感到安心，幾乎如在台北一般的安心；雖然我仍將貴重物品向前背著，但從不曾發生任何讓我感到威脅的事。然而在巴黎最後幾天的經歷，地鐵上的暴力事件、有人為了生存不惜誠信和尊嚴，有人為了宣洩不滿砸破別人的車窗；讓這座優美、輕快而自信的城市蒙上了一層灰。數也數不完的安全檢查；因為帶了底片相機，有些地方包包需要過 X 光，也使我的焦慮感提升。安全檢查顯示的，是一個城市對安全的焦慮。究竟恐怖攻擊離我們有多近？又或許安全檢查已成為巴黎人的另一種日常？

在歐洲這樣充斥著不同人種的環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特別突出，或者說是突兀嗎？亞洲人突然間變得異常顯眼，而中國 — 這個跟臺灣有著特殊淵源的國家，則如影隨形地籠罩在我們的身份上。好幾次被他人詢問：是中國人嗎？還是日本人？我深知這其中思維運作的邏輯，於是我也都很有耐心地回覆：不，我是臺灣人。在威尼斯時有一次，在路上被德國人誤認為是中國遊客，友人 A 感到非常生氣，這使我開始思考某部分臺灣人（包括我）的某種隱形思維：為了讓自己跟中國人有所區別，在國外刻意地更加禮貌、更加使用當地語言，彷彿自己身負了重任：身為臺灣的國民外交大使，我必須使外國人對臺灣印象良好，並同時感受到臺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之處。這其實是很令人感到矛盾的：一方面想要與現在的中國做出區隔，於此同時其實自古以來受其影響很深，否定它的同時也像否定了自己的歷史與部分的身份認同。

一個城市或許總是好壞參半的。Marie 似乎在一個城市生活久了就會討厭那座城市。我想，在異國風情的面紗掀開之後，才會是這個城市的真面目。她說巴黎讓她壓力很大，但她又不想回故鄉，打算申請去日本或韓國駐村。對於法國及巴黎的現況，她提到了巴黎的夢幻確實曾經存在，但現在的巴黎已經不是這樣了，她認為族群之間並沒有真正在交流和互相參與。關於這點我的確有稍微懷疑過，跟 Chloé 一起去拜訪她的朋友時，我曾想像是各種族裔的人齊聚一堂，但其實都是白人；在街頭上走了好幾回，不同膚色的人好像還是分屬不同的社群。令我驚訝的是她還談到了融入社群和團結的重要性：歐洲的理想價值觀中，令我憧憬的就是自由開放和獨立這部分，想像大家都能完全保有各自的價值觀和身份認同且生活在一起，不需像亞洲社會強調合作、團結或一致性；從生長在這樣環境的白人口中聽到團結和互相尊重，的確令我重新思考了自由的代價。但我個人認為，除了一定程度的互相尊重，更難解的或許還有歷史上的糾葛。歐洲背負著當過殖民母國、買賣奴隸的歷史罪孽，白人社會卻依舊是主流的文化強權，或許讓其他非白人種在當代更不願意融入主流社群，寧可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社群，保有原本母國的文化，即使他們身在這個以白人為主的國家。我很難取捨這兩個價值之間的平衡點，自己先前的立場都是支持當地的少數族群保有自己本身的文化，尤其是歐洲白人在歷史原罪之下，任何希望團結或和諧的言論可能也會受到歷史政治正確的檢視。在經歷了最後幾天先後遭遇兩次騙錢、目睹朋友車子被砸、以及地鐵站的暴力場景後，我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憤怒和不安。我不知道是所有大城市都是這樣憤怒不安，還是只是亞洲社會比較擅長壓抑？

暴力不只以一個形式出現在我眼前：在南特一個噴水池旁的裝置藝術上，看到了一些被 KUSO 的古羅馬雕像被蒙上了眼睛，並且掛著大大的布條寫著“Où est Steve? (史蒂夫在哪裡?)”，有著抗議的文宣寫著“Où est la justice?(正義在哪裡?)”和哀悼的花束蠟燭。一開始我以為是作品的一部份沒有留心，直到後來愈發覺得不對勁，這個作品跟這些布條傳單應該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於是我詢問了 Chloé，果然，在今年 6 月發生了一件悲劇事件。Steve 跟友人在國家音樂日於羅亞爾河岸舉辦小型的非法音樂派對，後來警察來了並對他們噴射瓦斯，有 14 個人跳進河裡但 Steve 卻失蹤，直到三週後他的遺體在河裡被發現。第二天我陸續看到許多塗鴉的字句，為 Steve 憤怒不平，尤其在河邊；警察執法過當、國家機器的力量，逐漸出現在我這個外人的視野中。與台灣人相較起來，法國人好像更在意整體社會發展或社會正義，更願意支持罷工、願意走上街頭發聲，或許也更不怕發生衝突，因此社會內部的矛盾比亞洲國家更加白熱化。

在歐洲的這三週，因為多數時間是一個人旅行，多出了大量思考的時間，加上認識了 Marie(她很喜歡聊一些跟國家或文化差異有關的事情)，也聽了一些她的想法。從義大利回來巴黎之後，我一直拖著沒有動筆，是害怕其實沒有東西好寫，沒有東西值得紀錄，一切都只是流水帳，一個人在歐洲旅行三週，能獲得什麼？在威尼斯的第三天，我在等朋友跟我會合時，一個英國老伯伯跟我搭話，目的是想跟我借 0.7 歐元買船票，他跟我說他已經獨自旅行三十年了，還說，因為如果他不一旅行下去的話，他覺得他就要死了，帶著一點自嘲的口吻。但我清楚知道，過度的流浪跟過度的安逸都帶有一種逃避，一直旅行的話，是沒辦法完全面對自己的，心裡

的錨沒有定位，沒有停下來為自己做點什麼，為別人做點什麼，最後將只剩下游離於世界外的移動的軀殼。我思考著旅行的意義，更思考遷徙—遠離故鄉的生存狀態：一個外人，該如何定居在異國，並從異國文化中汲取養分，足以達到心靈平靜，或者是創作藝術作品？我認為我可以不斷地遷徙，遊走在各個國家，透過旅行和旅居，暫時告別或脫離原本的生活狀態，將有助於我繼續好好地、甚至更好地生活與創作；但終究我的養分、我最終的平靜將會在臺灣，我的故鄉。沒有一座城市能完全被喜歡，即便是故鄉也是，因為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好壞參半的吧。

(二) 藝術觀察 — 龐畢度中心、威尼斯雙年展； 《Le Voyage à Nantes》與 《City Prince/sses》

[龐畢度中心]

龐畢度中心有大量的現代、後現代及當代館藏，在台灣被輸入的展覽，常見的都是印象派到後印象派時期，現代主義之後的少有。看著這樣龐大的、歷史敘事式的展覽，有著觀摩大作的興奮感，卻也讓人身心疲憊。一種見證般、努力學習內化的動力驅動著我。我努力地逛，總共來了四次才幾乎把館藏跟當期展覽看完。

後現代及當代館藏那層樓有幾件錄像作品我很喜歡。像是 Liv Schulman 的《Control: Saison 3, 2016-2017》，每一集有一個主角，我看了三四集，是重複的兩個男女，主角穿著如辦案偵探的風衣，在廢墟、滑板場、工地引導著鏡頭，對著鏡頭說著一些話彷彿說明和分析現場。總是一邊發生一些詭異的事情，像是路邊的挖土機上靠著一個死人，男主角還對他冷嘲熱諷（甚至有踢他或推他？記憶有點模糊），或走進一棟辦公大樓，他做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搞破壞行為，但事實上沒有人注意到他；女主角在廢墟裡穿梭時，突然跌了個大跤，即便摔到地上十分狼狽還是要繼續她的獨白，甚至最後走出廢墟，她走進了地上一個土坑裡，慢慢隱沒進去直到只剩頭部露出來，繼續固執地呢喃她的字句。由於原文是西班牙文，字幕是法文，在幾乎完全不理解文本的狀態下，這件作品依然能夠吸引我，我想這樣的本事正是我想要追求的。喜歡的錄像還有 Rosemarie Trockel 的《Hair》(事後整理時才發現雙年展主題館也有她的新作品，而這件錄像是 1997 年的作品，22 年前)，以及 Pipilotti Rist 的《Pipilottis Fehler (Pipilotti's Fault)》。

這兩件作品和在台灣看到的主流錄像作品很不一樣，非常私密而詩意，聲音尤其豐富；Rist 參與一個樂團並使用他們的創作作為影像聲軌，於是其影像的渲染力大幅被其音樂加強，使觀者徹底浸溺在她如夢似幻的世界中，一些狂想、一些哀傷和暴力、一些激情和死亡，女孩不斷倒地又站起；頭戴花的女孩；在磚頭堆砌的樓房前突然往上飛；我也在思考其作品與音樂錄影帶 (Music Video) 之間的異同，常聽老師說藝術作品能不能不只是發洩或抒情？這件作品乍看是如此，但又有種說不上來的濃厚情感，其濃厚程度搭配上精巧的影像語言，影像本身也在

說話，不只是音樂的附庸。也聽老師說過台灣的藝術創作很常被政治正確所綁架，這次去歐洲一趟，說實在也不乏議題倡議型的作品，但我的確感受到他們除了講述個人對議題的看法和切入點之外，國外的藝術家平均來說對形式本身的力量更加在意，而且他們的（有些）作品就算不懂他們想要講述的議題或概念，我仍然能被吸引並且喜愛，光是觀賞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此享受並非單指欣賞美麗事物的享受）；又或是一次並不講述太多事情，用單純有力的形式將所欲傳達的概念「砰！」地摔在你眼上。我也在思考教育養成的影響，總覺得是不是台灣的孩子在成長時，將感官逐漸關閉了而非開放？像我自己，雖然不乏創作的動機，但想要講述的概念往往強壓在形式之上，形式本身並不能很好地講述我原本的概念。而 Trockel 的《Hair》一開始，則是一個女孩戴著安全帽騎車的背影，合成在常見的公路騎士影像上，彷彿機車後座有個人攝錄她騎車的過程；騎車的時候有一段特定的、抒情的音樂播送，搭配放慢的、黑白的公路影像，有股傷逝懷念的情感；然而當音樂嘎然而止，影像就被置換成女孩在床鋪上輾轉難眠的影像，沒有聲音（或微乎其微的環境音）。Tockel 在雙年展的作品《One Eye too Many》則是由好幾幅照片拼組而成的影像拼貼，彼此之間似乎沒有明確關係，拼組起來卻有股不可言說之意在其中流動。

而八月龐畢度中心的當期展覽《Prehistory》，策展人的切入角度十分特別，讓我可以有不同的、更深一層的觀點來思考許多現代、後現代及當代作品。這個展覽將前歷史時期的自然科學文物與藝術作品並呈，從考古學的研究發現切入，試圖解釋 1860 年後人類社會一股共同的、向前挖掘以及試圖找出「地球的歷史」的欲望，而在這個時間點也陸

續出現如塞尚、畢卡索、恩斯特，以及往後許多藝術家，在這個架構下看，似乎都在找尋最根源、最「原型」、「原初」的存在。展覽的子題分為許多，將這些作品與洞窟壁畫、石器時代人類工具的發明、動物與人之間的關係、痕跡與遺址等做連結。過去我只將這段藝術史視為歐洲在一二次大戰前後的現代化驅力及衝擊下，對過往油畫語言的反彈，以及受到非洲及亞洲文化的影響，改變了以忠實再現為主的表現方式。而這次展覽與考古和前歷史的連結，卻讓我更能去思考這些作品的造形意義，還有材質與概念之間的關係；包括一些地景藝術作品，與遺址的概念連結後，突然這件作品的時間維度就向我打開了。我認為這是一次很好的、自然科學歷史與藝術結合的展覽，不論在哪一方面的深度都足夠，相當欣賞這次的策展。

【威尼斯雙年展】

這是我第一次參觀威尼斯雙年展，也是第一次參觀國外的雙年展。國家館和主題館幾乎像是平行狀態，國家館的素質也參差不齊，坦白說蠻慶幸第一天先從主題館開始逛，把最多的精力保留給主題館。這次的展覽主題《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策展人魯格夫借用這句寓意複雜刁鑽的話語，回應當今世界所充斥的假訊息、假新聞混戰的情狀，這樣的修辭歷程也提醒了我們這似乎與當今社會動盪的局勢不謀而合。這些魯格夫所謂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正混淆與摧毀著我們一直以來所仰賴對於政治、社會與訊息的信任感。（註 1）我在其中看到了幾件相當欣賞的作品，如 Ed Atkins 的影像裝置作品《Old Food》，影像部分使用了電腦合成影像 (CGI)，有嬰孩、少年和老人對著鏡頭哭泣；巨型嬰孩手指伸得筆直按著鋼琴琴鍵，在小木屋內同時播放著電視；少年不

斷從遠處的花圃跑向鏡頭，一邊哭泣；快要死亡的少年身旁有蚊蟲縈繞。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 與久門剛史 (Tsuyoshi Hisakado) 合作的影像裝置作品《Synchronicity》，傾斜的金屬牆面有一個挖穿的圓洞，牆面上的投影穿過了洞映照在後方的狹小空間，懸掛著的黃燈忽明忽滅，牆角也有一堆燈泡，金屬牆面有著無數不規則打磨過的痕跡；印度藝術家 Soham Gupta 的肖像攝影作品《Untitled, from the series Angst, 2013-2017》，美國藝術家 Kaari Upson 的影像裝置《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utside》……等等。我發現我喜歡的作品蠻多是影像裝置類，但展覽中也有不少影像裝置讓我感到疲乏厭倦。我發現我喜歡的作品共通點是詩意的元素，通常帶有一些哀愁或悲愴、蒼涼或暴力的質地；概念可能有一些議題性，但所指不能過度明確；資訊量相對不會過大，或者忽略部分資訊仍然能夠閱讀。

這次因為時間有限，我只參觀了主展區的國家館，而且沒有全部看完；必須說看得出來有些國家對其雙年展國家館的定位，比較是在提供自己國家的特色與知識，類似國家博物館的策展邏輯，與藝術的關聯相對薄弱；也不時看到一些似曾相識卻沒什麼突出之處的作品。這次比較喜歡的有西班牙、比利時、法國、英國、喬治亞及土耳其館。相對的，我認為今年台灣館的整體素質高出國家館的平均值許多，當然我也知道每個國家策展及選派藝術家的邏輯不同，台灣近幾年改成只推派一位藝術家，並且是找已經有國際聲望的台灣藝術家作代表；相信很多國家跟過去的台灣一樣，是選派幾位新興的年輕藝術家參與雙年展，也因此作品的成熟度理所當然會不一樣，但我相信不成熟的作品

也應該有其「新鮮」的地方，而不只是不成熟而已（這同時也是我的自我期許）。

（* 註 1：王萱。〈第 58 屆威尼斯雙年展「願你生活在有趣的時代」，以詭奇愉悅的姿態演繹平行宇宙般的兩種敘事〉。典藏藝術家庭）

《Le Voyage à Nantes》

v.s 《City Prince/sses》

《Le Voyage à Nantes（在南特的旅程）》是一個將城市觀光與藝術結合的展演計畫，每年都會在夏季舉辦，沿著規劃好的綠線行走，將會看到南特的著名地標與歷史文化場景，以及不同的藝術家的作品。有許多是戶外的裝置藝術，有無人的偽咖啡廳、建築系學生的聯合展覽，也有當地一些藝術空間的當期展覽，乃至古蹟如布列塔尼公爵城堡、著名地標波墨海耶廊街等，都可以在沿線觀光的時候造訪。我認為這個策展方式不錯，不必一直低頭看地圖找路，更能仔細品味南特這個城市沿路的所見所聞。

旅程第一週在巴黎所看到的展覽，大多是在大歷史敘述下的大師之作，或者關於法國悠久的文化與歷史，或輝煌耀眼或遙不可及；而巴黎東京宮的《City Prince/sse》的整個展場規劃和在南特時一樣，都給我不同於此的活潑感受：木頭展牆沒有上任何漆，結構及材質展露無遺；天花板的鋼條與木角材交錯，展覽場地不再是一個中性的白盒子空間，與這次的作品一同展露出一股游擊式的、居無定所的、佔地為王般的生猛氣息。我特別喜歡其中一件關於鯨魚 Keiko/Willy 的作品，這個藝術團隊借用了這隻墨西哥鯨魚的故事，後來雖然被美國好萊塢搬演得溫情感人，故事本身卻透露出人類的自大，以及透過人類與鯨魚的關係，隱喻美國和墨西哥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矛盾關係——人類馴養了鯨魚，限制並訓練了牠，最後為了放牠自由，再度訓練鯨魚習慣野外，然而鯨魚卻對人類產生了感情，最終因為思念人類而死。

《Le Voyage à Nantes》還有《City Prince/sses》這兩個展覽整體都給我比較年輕的感覺，不論是在材料的使用上，使用較多暫時性或廉價材料，除了經濟上的考量外，我想這個世代的藝術家除了不再一直想著生產如紀念碑般的永恆之作，更關注當下和持續不斷的變化，也更應該思考藝術材料與地球永續發展的關係；以及在關注的題材及表現形式上，我個人的觀感是，也不再像前輩藝術家那樣執著於在藝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或許渺小和無力感是年輕世代的共同感懷，也因此更關注當下。

綜觀這次出遊幾乎每天看展的心得，由於巴黎的小型或獨立藝術空間在八月大多休息的緣故，我看到比較多是美術館跟博物館的展覽，法國是一個將自身文化建構得很完整的國家，不論是中世紀的文物或裝飾藝術等等，都為它們建立了一套可以與國家歷史相互映照的脈絡，這也是臺灣比較缺乏的。臺灣的歷史文化相對還在建構中，而且我們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威尼斯是一座節奏緩慢的古城，在當地腳步會被逼迫著放慢，義大利對文物保存和修復的觀念似乎跟法國不大一樣，在義大利看到的許多教堂和浮雕，都被侵蝕得有些斑駁，不像法國維護得有些「嶄新」的樣子。南特則是比較年輕，不像巴黎那樣優雅古老，因此好像也更有一些創造性的空間。這三個城市各自的特色剛好帶給了我可以比較的對象，希望我能帶著這些經驗，更細膩地檢視台灣的藝文環境，並將此行的養分挹注到接下來的創作裡。

Chloé 在我回台灣的那天問我：整體而言，我享受這趟旅程嗎？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而各式各樣的經驗我都會好好攜帶著，帶著它們向前走。

